



邱永君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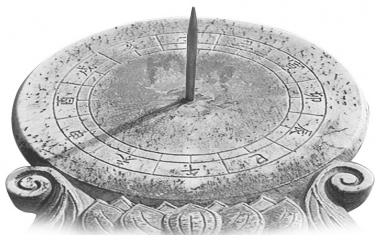


永君說生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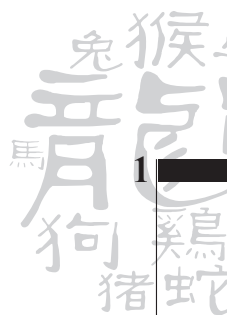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

2014年 · 北京



目录

自序	I
引论	VII
马年说马	1
羊年说羊	7
猴年说猴	13
鸡年说鸡	17
狗年说狗	23
猪年说猪	29
鼠年说鼠	35
牛年说牛	45
虎年说虎	53
兔年说兔	67
龙年说龙	75
蛇年说蛇	8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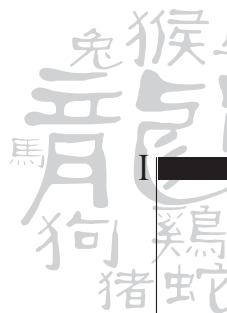
结语	93
附一 虎年说猫	95
附二 蝉士奇缘	98
附三 小黄列传	106
附四 猫狗异同	109
后记	113

自序

就中华儿女、炎黄子孙而论，对生肖也就是属相的关注，几乎每人都有。尤其是自己的属相，往往对其蕴意更加瞩目留心。本人生于夏历丁酉年四月初八（西历1957年5月7日），生肖为鸡，所以自幼对鸡，尤其是雄鸡情有独钟，引为同类，每每邂逅，必多看几眼。其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气质，锦袍红冠、昂首阔步之风神，一直影响激励着我，对我很早就养成敢于讲话、偏好逞能、口快心直、鲜于沉默的性格，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后，主要职事便是撰写文章，当然是以学术论文为主。我原本最喜古诗词，亦好写散文随笔。而当今之学术评价体系，除论文外，皆不算成果，致使不少学人无暇亦无意顾及学术论文之外的领域。我对此不以为然，一直在研究之余，不失所好，为多种报刊杂志投稿。且本人兴趣广泛，题材之选取，多是本人兴致所在，一旦文思涌出，便命笔为文。不计报酬多少，只求得觅知音。如此这般，日积月累，竟已发表各类文章计200余篇，得到不少读者谬爱，亦常为此而沾沾自喜，兴致盎然。

尽管本人一向不吝惜笔墨，不节省脑仁，然将目光移至生肖文化领域，并坚持十二载春秋，却纯属偶然因素促成，





而非深思熟虑之举。我工作单位民族所离中央民大家属院甚近，所以尽管已经毕业，我仍不时去导师王锺翰先生家中拜望并请教，而得益最多的领域就是撰文之法。2001年底前后，锺翰先生曾与我谈道：“欲思文章精美耐读，适当引入骈文因素，应是妙法。当年燕园问学期间，邓文如师曾命我向张孟劬尔田先生求教骈文写作之法。孟劬先生颇擅四六，且诲人不倦，使我笔力大进，得益良多。你有拽文之好，若能在此方面多用心思，必会有所收获。当然，正宗骈文作起来费力，若功力不逮，极易搞成不伦不类，招‘画虎不成反类犬’之讥；我只是建议你将其节奏感强、用词考究、对仗工稳、行文顺畅等特点引入文章即可，而非严格按照四六句式而作茧自缚、亦步亦趋。且务必注意篇幅不宜过长，长则难以凝炼，反而不美。写作题材亦很重要，以不美之物为题材，则万难写出妙曼之文也。”寥寥数语，令我茅塞顿开。且深以为然，频频点头称是。

我过去亦甚喜骈文杰作，尤其是初唐王勃所撰《滕王阁序》，每每诵之，辄拍案叫绝，心仪神往。虽偶有效颦之念，终因自忖才情不及而放弃。此番幸得点化，不禁手头发痒。便思写上几篇习作，请锺翰师指点。转眼壬午马年春节将至，又得《院报》副刊编辑杲文川兄约稿之雅命，为春节专版撰写生肖随笔一篇，题材为马。我当时就想到，马形象高大，姿仪优雅，是撰写美文之难得题材，故而立即应允，并按锺

翰先生指点，以起承转合顺序安排文章结构，适当融入骈文因素，且字斟句酌，尽量压缩篇幅，遣词炼句，逐字敲打，撰就《马年说马》一文，约 3000 言。真可谓绞尽脑汁，索遍枯肠，冥思苦想，不遗余力。文中有两段融入骈文因素之段落，分别安置于第二段与倒数第四段，旨在形成两座高峰。

其一曰：

在征战的沙场前，它们曾流淌过热血；颠簸的道路中，它们曾抛洒过汗水；广阔的草原上，回荡着它们的嘶鸣；静静的小溪边，映照着它们的身影。它们是勇武与忠诚的代表，是阳刚与力量的化身。无数文人墨客，曾为其吟诗作赋，画影图形；多少豪杰武士，曾与之相依为命，情同兄弟。这是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、难以忘怀之荣耀。

其二曰：

马之俊美，在形体而不在面容。其腿长体健，肌肉发达，鬃毛如瀑，长尾飘洒。行则悠然自得，志酬意满；奔则四蹄腾空，绝尘而去。草原之上，万马竞跃，诚生命洪流之起伏；沙场之中，千骥嘶鸣，真冲天豪气之跌宕。骏马不得英雄，则枉度此生，有老死荒野之悲；而英雄不得骏马，则孑然无助，罹形影相吊之苦。故而爱声色还是爱骏马，乃传统社会中是否真正英雄之重要标志。



文章刊出，好评不断。锺翰先生亦曾给予肯定，但觉得行文仍不够流畅，骈文笔法运用仍欠火候，不够娴熟。并建议今后可继续探索，切不可一曝十寒，浅尝辄止。当年5月，此文便被江苏省选为高考语文模拟试题阅读范文，从而大大激励了我撰写生肖散文之兴趣与信心。于是乎，好讲大话、忘乎所以之积习再次发作，当时简直是鬼使神差，我竟口出大言，公开声称：《院报》春节专版生肖主旨散文，乃为我而设，此地是为我所留，只要我在，别人休想染指。当时深感豪迈，过后难免心中打鼓。社科院雅士如云，名笔林立，高手甚多；十二年悠悠岁月，变数不可预知，一旦牛皮吹破，有何脸面见人？然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能将此事当作本人头等大事，编辑用不用，非我可控，但我却一定要写。简直是杨白劳过年，想躲债却无处藏身也。别无选择，唯有倾尽全力，以践前言。

自那时起，我便诚惶诚恐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严肃认真，解数用尽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自壬午马年（2002年）至今年癸巳蛇年（2013年）春节发表我所撰《蛇年说蛇》止，我为《院报》（此间从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》更名为《中国社会科学院报》，复更名为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）每年撰写并发表说生肖一篇之宏愿，业已实现，方有如释重负之感。伴随着这一过程，此系列随笔之影响日益扩大，转载率不断提高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每年转载之报纸杂志多在五六

家以上。其中包括美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纸《中国日报》之副刊《南加知青》、香港杂志《国学新视野》、国内流行期刊《海内与海外》等。尤其是今年，《光明日报》春节专版以《蛇的文化解读》之标题，登载我的蛇年主旨随笔，这是我从未奢望之事。

回首往事，不禁唏嘘。慨叹日月如梭、人生苦短之余，亦为当年夙愿得遂而深感庆幸。“说生肖”系列随笔，连续十二载，通贯整“三朝”（编辑团队整体已更换三批），风格划一，未曾中断。在已习惯于朝令夕改、标准瞬息万变、做事虎头蛇尾、大多有始无终的当今时日，尚能如此，实属不易。作者与编辑双方之努力与互信，缺一不可，尤其是编辑之眼光与境界，更堪称道。

如此整齐划一之系列随笔，结集势在必行。当2008年中华书局为我结集出版《品物记》之后，我已将目光移至商务印书馆。我曾对翰林张元济先生做过专门研究，因而总觉与张太史所创书馆自有善缘。并期待着有朝一日，能有一部著述由商务推出。或许是上苍有意安排，去年，因本人恩师之一、民族所老所长照那斯图先生之哲嗣佟兴安兄引介，我得以与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平兄、总编室主任刘祚臣兄、编辑颜廷真兄相识并成莫逆之友。诸兄以君子之交、文字之谊，特约稿于我。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于是便将上述十二篇系列随笔整理成集，匆匆奉上。此乃拙



著成书之原委也。

唐诗有云：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泪双流；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丘。”虽难免敝帚自珍，然自知水平有限，敬请方家同道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是为序。

邱永君 

癸巳孟冬于北京西城砖塔胡同太史堂

VI

永君說生肖

引论

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“生肖”之概念，国人早已耳熟能详。所谓“生肖”，又称“十二属”、“十二辰”、“属相”等，以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而成之纪年方法也，亦可专指此十二种动物。其起源于何时，今已难以细考。“生肖”、“属相”二词，皆未出现于《二十五史》、《十三经》之中，故而不属于庙堂文化层面，而一直大行于市井深巷、乡间郊野。换言之，应归类于民俗文化范畴。然而，深深扎根于大众之文化因子，往往最具生命力，更显顽强，影响亦更为久远。

一

回顾历史，人类的发展历程漫长而坎坷。人猿揖别伊始，满目洪荒，文明初启。面对悠悠万物复杂的玄机，我们的祖先是那样的蒙昧而充满困惑；面对大自然的肆虐和野兽之侵袭，我们的祖先是那样的卑微而弱小。他们挣扎于种种威胁的旋涡之中，惶惶不可终日；他们对身边一切强大之物皆心存畏惧，诚惶诚恐。在惊恐、忐忑之余，一直在摸索获取身外之力的方法，更幻想着有神奇而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，助亲人于落难之时，救伙伴于危险之境。久之，“神灵”便应





运而生。

从人类学视角考察，人类早期社会经历了自然崇拜、图腾崇拜两大阶段。在自然崇拜阶段，“万物有灵”，“众生皆神”，世间的一切均有成为神灵而被人类膜拜敬畏之资格。而各方大小神灵尽管形象各异，本领不一，但都具有人类不可抗拒的威力，是一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境界。先人们对其祭祀惟恭，万分虔诚，以换取其保佑与帮助。这种需求和愿望代代相传，各种“神话”便层出不穷并不断发展。随之而来者，便是形形色色的原始宗教萌芽之显现。其实，这些神灵皆出自人类无与伦比的想象能力，是其美好理想和内心恐惧具象化的产物，是天地万物人格化的结果。而宗教则是对神灵崇拜的固定化、系统化和程序化的产物。正像儿童想象力胜过成人一样，人类的童年时代也充满了浪漫气质。这个漫长的时期被称作“神灵时代”，这是所有早期人类集团都曾经经历过的昨天。

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，人类便进入图腾崇拜时期。这一时期，崇拜物被单一化、固定化，尤其是身边某些动物的形象，突兀伟岸、清晰可感，使人过目不忘。

“图腾”一词，源自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（Ojibwas）方言之音译。在英文中，最初有 Totam、Dodaim、Totem 等多种不同拼写形式，而最终被定型为 Totem。首先将“Totem”一词引入西方学术界者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兼商人约翰·郎格（John Lang）。他曾在

北美生活多年，并痴迷印第安土著之风俗习惯。1791年，他出版《印第安旅行记》(*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*)一书，首次提出“图腾”之概念。半个世纪以后，英国旅行家格雷(Grey)于1841年出版《澳大利亚西北部和西部探险记》(*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*)，其中多有对澳大利亚土著中尚存之图腾现象的描述。至此，“图腾”作为一个学术术语，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，并广泛运用，衍生出“图腾文化”(Totem Culture)、“图腾主义”(Totemism)、“图腾崇拜”(Totem Worship)等多种学术概念。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，亦为一大范畴、类型，所指极为宽泛，可涵盖、囊括后二者；而后二者在英文语境中常交叉混用，乃前者之子概念与分支。

图腾崇拜，是原始社会阶段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。前已述及，所谓“图腾”者，来自印第安语 Totem 之音译，含义为“他的亲族”。在当时的人类组织形式即氏族部落中，图腾又是其标记与象征，并对其顶礼膜拜，诚惶诚恐。受知识水平和想象力的局限，同时亦出于对包括动物、植物在内世间万物的敬畏与尊崇，当时图腾之选择，必为某种动物、植物及自然物之具象，或上述具象之简单组合体。而是否以具象作为标记即图腾，是认定其是否处于图腾文化时代的首要标准，也是图腾崇拜的主要特征。

图腾崇拜的另一特征，是其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，难分



X

永君說生肖

难解。图腾作为崇拜对象，自然形象仅为表征，而通过图腾体现血缘关系，凝聚氏族成员，保证群体在血缘上的统一性，是其主要功能。其内涵有三：首先，是图腾之名即群体之名，同时将其尊为群体之祖先，确信本氏族全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衍而来，使图腾与逝去的祖先合体，并成为标志物；其次，是将图腾作为血缘亲属，对其以祖父母、父母等称谓呼之，将长辈视为图腾之化身；再次，是将图腾作为群体保护神，从中获取精神支撑。

从自然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，并从偶发现象过渡为普遍采用，是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，也是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领域内的重要突破。自然崇拜，仅仅是人们诸多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；而图腾崇拜，则是对某种特定的动植物或自然物的单一、定向崇拜。前者是后者的初级阶段及感性基础，后者是前者的认识进化与理性升华。

研究发现，在图腾崇拜领域，崇拜对象以动物居多。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，以及早期人类对自然万物认识程度之肤浅，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基本原因。这是因为，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与人类共性甚多：容貌相像，习性相似，且多有人所不及之处。如鸟之高翔、马之善走、牛之多力、虎之凶猛等等，在生命力及繁殖力方面，亦远胜人类多矣。故而常被用作本氏族的徽号与标志。其全体成员虔诚地确信，自己与作为徽号或标志的动物之间，存在着血缘关系，因而对其不仅毕恭

毕敬、奉若神明，而且不离不弃、相伴相依。

随着人类各种知识之积累，对自然规律之认识及掌握程度不断深化，改造大自然、征服其他物种之能力大长，自信度与日俱增，因而逐渐变得顾盼自雄，不可一世。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标志，诸如国旗、区旗、市旗等，逐步抽象化、符号化。乃至面目全非，难以与最初之具象图腾发生直接联系。

若借用文化艺术研究领域之术语，可将世界文明之演进分为古代、近代、现代与后现代等四个阶段。而当今之我辈，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交会点。回首往事，不禁唏嘘。我们正不可逆转、无从选择地与史前初民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，与曾活跃于远古时代的列祖列宗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，因而形同陌路。细究造成隔阂如此之大甚至别似天渊的原因，并非空间，而是时间。正是漫长的时间，不断荡涤着无数代先人历尽艰辛、上下求索而留下的宏伟业绩，无情泯灭他们的躯体，蒸发他们的气息，磨平他们的足迹，终使史诗般的辉煌变得黯淡模糊，依稀难辨。

然而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大地毕竟宽广。因空间差异巨大，而导致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，致使在地球的某些角落，时间却似溪流缓缓，甚至停滞不前。一些相当于石器时代发展阶段的原始部落，竟然得以长期与文明社会并行不悖、共存同处，相安无事。只要有心人稍加留意，便似时光出现倒流，



远古近在眼前。美洲、澳洲等相对隔绝的区域，土著文化带给我们的，就是一部鲜活的史前史，令我们相信，古代并非遥不可及，初民依然活在世间。西方人类学家独具慧眼，捷足先登，不仅发现图腾遗存，且不断积累资料，潜心研究，构建学科，升华理论，将初民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、可歌可泣的悲壮业绩、蹒跚的步履、艰辛的历程，全方位、多场景地再现于我辈面前。因而功莫大焉，善莫大焉。

图腾崇拜是动物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的产物，也可以说是人与动物之合体。在民族志所收集的材料中，以动物为图腾的现象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国外研究者曾根据在澳大利亚的调查统计，在704种图腾中，动物图腾竟高达650种之多。究其原因，与人类社会曾经历过漫长的狩猎时代与畜牧时代大有关联，而图腾崇拜盛行于狩猎时代与畜牧时代早期。这一阶段，人类曾靠狩猎获取食物以求得生存，而狩猎的对象，则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。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所处自然环境不同，动物崇拜之对象也有差异。分析考古发掘所获而推论，作为早期工艺品兼生活用品的陶器上的动物图案，大都是工匠所属部族之图腾。而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之情况，亦大致如此。黄河流域以北，狩猎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，故而在出土彩陶中，动物图案甚多，鱼纹、蛙纹、鹿纹、鸟纹、虫草纹、蜥蜴纹等，不一而足。

二

最早将“图腾”一词引入中华者，乃清末著名学者严复先生。其于1903年，将英国学者爱德华·甄克斯（Edward Jenks）所撰《社会通论》一书译为中文时，首次将“Totem”一词对译成“图腾”，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而成为通用译名。严复先生在按语中指出：“图腾者，蛮夷之徽帜，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。北美之赤狄，澳洲之土人，常画刻鸟兽虫鱼，或草木之形，揭之为桓表。而台湾生番，亦有牡丹槟榔诸社名，皆图腾也。由此推之，古书称闽为蛇种，槃瓠犬种，诸此类说，皆以宗法之意，推言图腾，而蛮夷之俗，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，十口相传，不自知其怪诞也。”

这是对中国古籍中蛇种犬种图腾等现象之最早诠释。后随着研究之深入，发现中国古代蛇图腾信仰，不仅可从古代典籍内，而且也可从体质民族学资料中，找到多方面例证。且不仅是蛇图腾，其他动物图腾亦俯拾即是，不胜枚举。

在我国先秦至汉初成书之古籍《山海经》中，记载有大量神话传说。透过这类神话，可体味出动物崇拜即图腾崇拜之遗痕。如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有云：“其为人大，左手操青蛇，右手操黄蛇”；《海外东经》有云：“其为人黑，两手各操一蛇，左耳有青蛇，右耳有赤蛇。”其中蛇形即为图腾。《北

兔
猴
馬
鳥
狗
豬
蛇

XIII



次三经》有云：“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。女娃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，故为精卫，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堙于东海。”表明炎帝后裔之东方部族分支，当有鸟图腾存在。

正史当中，亦不乏动物图腾之记载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，曾记载黄帝统领熊、罴、貔、貅、貙、虎为图腾之六氏族，通过阪泉之战击败炎帝神农氏；后又通过“涿鹿之战”击败以蚩尤为首之九黎。而另一部先秦重要史籍《左传》中，曾有“太昊氏以龙纪，少昊氏以鸟纪”之记载，意即太昊氏以龙为图腾，少昊氏以鸟为图腾。而限于篇幅与主题，在此不做展开，只能书其大要，当止则止也。

以上文化遗存，无疑是我国生肖文化系列发展之基础，当可与“十二生肖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以动物纪年”一说互为参证。

我国自虞舜时代始，便使用天干十个符号和地支十二个符号相配合，形成干支纪年法。以动物纪年之法，最初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中。《旧唐书》载：“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，如岁在寅，则曰虎年。”清代著名考据学家、一甲翰林赵翼等在《陔馀丛考》中考证云：“盖北狄俗，初无所谓子、丑、寅、卯之十二辰，但以鼠、牛、虎、兔之类分纪岁时。至汉时，呼韩邪（单于）款塞人居五原，与齐民相杂，浸寻流传于中国，遂相沿不废耳。”表明时至清代，学者便已察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以兽纪年方法与十二生